

新編分類
史記

甲集
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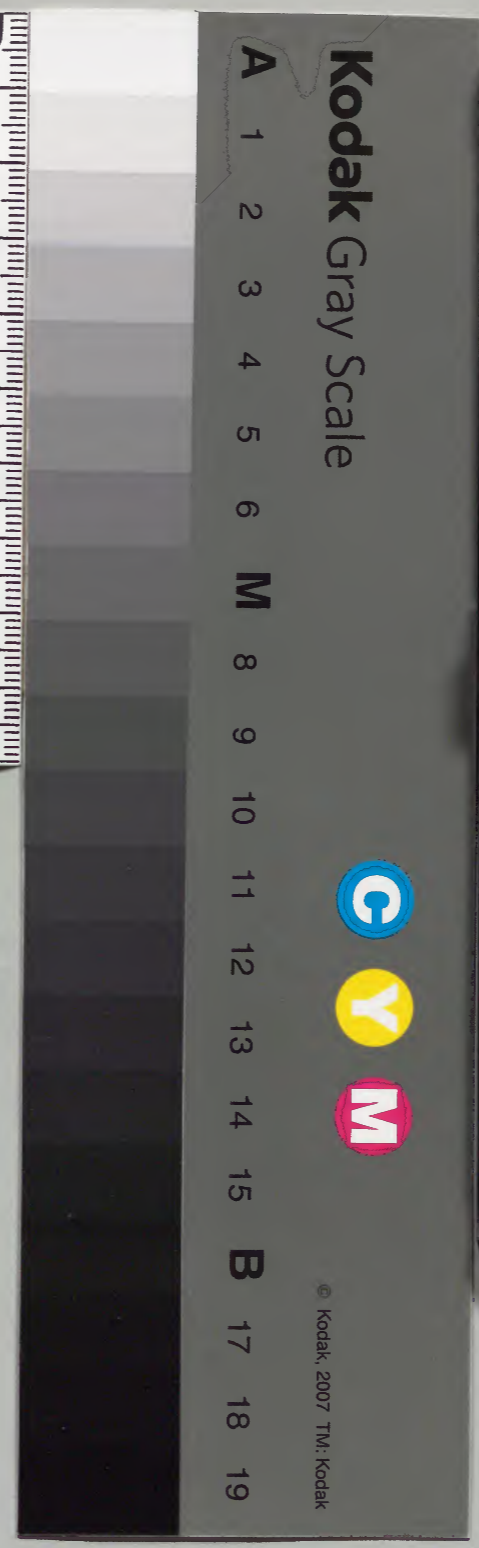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九	一	二
八	四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九	九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120			

小說
三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912
冊數	10 (1)
函號	309 120

309-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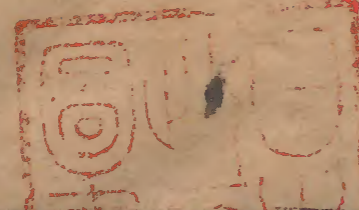


夷堅志序

淺草文庫

錢塘田汝成撰

夷堅之名昉於莊子其言大鵬寥濶而無當故託徵於夷堅之志所謂寓言十九者此其首也有宋洪公景廬仍其名而為之志雜採古今陰騭冥報可喜可愕之事為四百二十卷史氏稱其博極載籍而裨官虞初靡不涉躡信哉今行于世者五十一卷蓋後人病其繁復而加擇焉分門別類非全帙也或謂神恠之事孔子不語而勒之琬琰不亦謬乎其用心乎予則謂宇宙之大事之出於億料之外者往往有之若



姜嫄之孕傳巖之夢獨非大神大怪者哉而垂之六
經非漫誣以資談譚者固仲尼之所存筆也然則不
語者非不語也不雅語以駭人也苟殃可以懲凶人
祥可以憑吉士則雖神且怪又何廢於語焉何也蓋
治亂之軸不握於人則握於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
天亂其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
則人治之於是乎爵于朝戮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
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
奪其貲基而延縮其壽天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
彝倫所以常存而乾坤賴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

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畧其易見而表其難
明此夷堅志之所由作也夫人分量有限而嗜望無
涯苦海愛河比比沉汨不憚之以天刑而喻之以夙
賦則覬覦者何觀焉故知忠孝節義之有報則人倫
篤矣知殺生之有報則暴殄弭矣知冤對之有報則
世讐解矣知貪謀之有報則併吞者惕矣知功名之
前定則奔競者息矣知婚姻之前定則踰墻相從者
惡矣其他賑饑拯溺扶顛擁孺與夫醫卜小技仙釋
傍流凡所登錄皆可以懲凶人而獎吉士世教不無
裨焉未可置爲冗籍也景盧以文學世家而其父皓

伏節使虜不辱其身三子述之伯仲競朗咸歷清貫
名震一時史氏以為忠義之報則夷堅所志豈種種
所誣者哉洪君子美者景盧之遙胄也為太保襄惠
公之元孫秀雅而文刻是書而傳之庶幾乎不墮手
澤之遺者後昆繩繩則洪氏之食報猶未艾也

嘉靖二十五年 正月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甲集

鄱陽

洪邁

景盧

紀述

建安

葉氏

祖榮

類編

卷之一

忠臣門

盡忠類

佐命功臣

續鄧都使

吳氏父子二夢

陳才輔

不忠類

劉正彥

僧法恩

卷之二

孝子門

孝子類

吳二孝感

楊大明

妙心行者

龔明之孝感

詹惠明

李五郎

謝小吏

章惠仲告虎

老婦類

鹽官孝婦

營道孝婦

向氏家廟

豐城孝婦

卷之三

荊湖孝女

都昌孝婦

不孝子類

雷擊王四

褚大震死

不孝震死

要二逆報

梁小二

温大賣木

陳氏父子

陳曾惡子

葉德孚

杜三不孝

陳婆家狗

維州猪

長溪民

吳廿九

不孝婦類

謝十嫂

張十妻

李氏虎首

袁娼馮妍

卷之四

節義門

義夫節婦類

義夫節婦

程烈女

晁安宅妻

董漢出孫女

譚氏節操

喬郭兩賢

淮陰張生妻

劉元八郎

陳俞治巫

義倡傳

卷之五

不義類

三士問相

陝西劉生

鼎州兵妻

吳任鈞

英州太守

何隆拾券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終

吉正山

夷堅志

卷之五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甲集

忠臣門

盡忠類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為郎官有鄰士甚貧以教授為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曰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為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覆零如此今田固在但為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可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次夕復夢頗見譙責某對曰

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取之祖曰汝言亦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為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遂即日往視有大墓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祭掃故至此爾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為証曰不知所在命以鋤鍤劓地果於近門尺許草間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為豪右吞併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為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

佐命有來為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錄創業勲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

續鄴都使

林火為鄴都使已載冥官數後十餘歲當宣和七年其所親段敏病傷寒未解昏困間見錦衣花帽吏卒數十輩皆長丈餘直入卧内方驚顧而林君來呼段字曰彥舉汝勿恐明日得汗矣因留坐款語曰吾非父當受代段問其故曰有内臣黃某者觀時事不佳知必兆亂每起念曰即不幸有變吾必死之上以報

國家下以表忠節明年京師破黃遂赴火死上帝嘉其節故預除為吾代少頃告去敏覺少蘇明日果得汗而愈方問答次不暇詢黃之名紹興十三年錢知原觀復為廣德守中使黃彥節經過從容語及先世曰尤人諱經臣於京城受圍時不忍見失守之辱積薪于庭自焚而卒乃證前事惟忠臣孝子動天地感鬼神經臣未死之前穹蒼已知其心矣夫豈偶然哉

吳氏父子二夢

吳信字正之洛陽人紹興初為武岡尉劇賊曹成蹂躪湖湘間勢甚張郡聞寇至守將黃君興與諸曹悉

引避山谷信獨慨然以死自誓留城內集丁壯捍禦居二日寇壓境先遣一騎將來偵城中虛實信偶識其人登陴呼曰郝大夫亦為此耶郝泣曰吾以毋故陷于此不能自還羞見故人信為言城中無豪戶大家正使擄掠恨得不償勞郝曰聞黃使君橐中之藏甚厚故來取信曰去已久矣郝曰然則為君全一城即舉鞭麾衆去黃歸冒為己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數年丁巳歲為全州清湘尉夢人告曰君有陰功生子當及第起自東南第一州覺而弗解姑志諸牘又二十年丙子歲官于建康因出郊見驛壁有詩首句

云建節東南第一州始悟前夢是歲其子仁傑薦名
鄉書竟用此舉免解登科淳熙十二年仁傑調官明
州慈谿令當詣部銓量前兩夕夢入大叢林見禪衲
數百膜拜山門上一僧欣然獨出傑問為誰或曰四
祖也即炷香致敬行經西廡復見一僧亦長身異眾
又問人曰五祖也如上禮瞻謁乃寤明日至相府遇
同年生趙善鑣訪知所授曰慈谿不可為也於是更
蘄之羅田及赴官乃知兩祖道場皆在蘄境

陳才輔

建炎末建陽范汝為葉鈇葉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

輔集鄉民殺葉鈇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
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往招安
群盜皆聽命獨葉鈇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詹為
立重賞擒獲畀之鈇以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
之曰失去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首領高會而
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懸梁間以竹篾牽其
手劔戟森列相近尺許插一刀甚利至二更眾皆睡
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為國為民老母在堂豈當
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為
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忽近前若有神推擁陳

卷之三十一 四

以掌就斷其篋兩手既釋稍可扳援割截繫縛盡斷
遂握刀趨門一人睡中問誰應曰我其人不知陳也
曰勿妄失賊陳曰吊縛如此何足慮遂出門已三鼓
行穿後巷約里許聞喧呼聲陳窘急投身路旁坎下
篋竹叢中後十炬齊發搜索殆遍坎中亦不捨刃百
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走建陽或劔浦宜分兩道把
截陳不敢由徑路但屈曲穿林莽行明日抵福州古
田境賣所刀得錢買食直趨泉州就其妹婿黃秀才
家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擒陳知不免亟自
碎鼻以血汚身佯若且死狀十卒自相尤曰柰何使

至此枉至即中益以為恠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
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飲商居稍遠七人往
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前其三人皆飲所餉酒
亦醉買菜作羹一坐房前一吹火竈下一洗菜水畔
陳乘間躍起揮棍擊三人皆死南走漳州竟脫難明
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不忠類

劉正彥

宣和中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卹其家
賜宅在京師其子正彥既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

清平山堂話本卷一
屋百間西偏一位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衣金甲
人如唐巾幘徘徊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來宅堂
頗為人害正彥表兄平生尚膽氣無所畏獨欲窮其
怪乃書刺往謁置于門外少選門自開紫衣端笏延
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
曰百年在唐為汴宋節度使以臣節不終合家三百
口併命于此至今思之雖悔無及客曰歲月如許胡
為尚墮鬼錄曰負罪既重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
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為公徼福於釋氏作水陸薦
拔以資冥福若何曰無益也然且試為之客退語正

遂他日呼闍黎僧建道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
胡床而觀小童在傍凡執事人無不見者一僧獨惧
振杵誦降鬼呪纔出口紫衣已覺大聲呼小童曰索
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如為物所擊搏乃告曰我
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掛寺浮屠三級下碑隙中
人無知者今不敢隱願舍我踰時乃甦紫衣與小童
皆不見問之懵然不知所言蓋此童為僧毒死乃從
紫衣者僧忽見之故懼也建炎中正彥以逆誅

僧法恩

紹興十年明州僧法恩坐不軌誅恩初以持穢跡呪



著驗郡人神之不逞之徒異因是幸富貴約某月日
奉以為主舉兵盡戕官吏及巨室然後掃衆趨臨安
不得志則入海時郡守仇待制愈已去任通判高世
定攝州事群克謂事必成至聚飲酒家舉盃勸酬相
呼為太尉未發一日前其黨書恩甲子詣卜者包太
常問休咎方退又一人來迨午未間至者益衆而所
問皆同且曰欲圖一事可成否包疑之給最後者曰
此非君五行在吾術中有不可言之貴視君狀貌不
足以當此其人安在共我當親告不可泄諸人也問
者喜走白恩與俱至包肆包下帷對之再拜曰賤術

何所取而天錫之福今乃遇非常貴人家有息女不
至醜陋頗備姬嬪之列即延入室導妻子出拜置酒
歌舞使女勸之飲包拱立良久託買餽饌亟出告之
世定趣呼兵官即日悉擒獲獄成恩及元惡鬻于市
餘黨死者數十人陳尸道上是夜都監出徼巡見一
人展轉於衆尸中乃杖死而復甦者掖起詢之曰方
入市就刑但知怖懼不復記省方杖脇一下即神從
頂間出坐屋簷上觀此身受杖畢乃冥冥如夢不知
今所以活也都監曰汝既合死那得活舉足蹋其傷
而死世定用是得直秘閣包生亦拜官郡人合錢百

萬與之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甲集

孝子門

孝子類

吳二孝感

臨川水東小民吳二事五通神甚靈凡財貨之出入
虧盈必先陰報忽一夕見夢曰汝明日午時當為雷
擊死吳乞救護神曰此受命于天不可免也吳雖下
俚而養母至孝凌晨具饌進母云將他適請暫詣姊
家母不許俄黑雲起方日中天地晦冥雷聲填然吳
益慮令母閉戶趨出坐田野以俟其罰頃之雲氣開

卷之二

甲集

二

廓吳幸免禍亟歸謝其母猶疑神言不驗未敢以告
是夜復夢曰汝至孝感天已宥汝宿惡宜加敬事也
母子如初

楊大明

南安軍南康民楊大明葬父于黃公坑山下結廬墓
側所畜白鷄為狸捕去藏石穴中次夕大雷震石粉
碎狸死焉人以為孝感有道致廬所見之嘆其純孝
指架上道服謂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即與
無所食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衣入
無礙但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嘘呵良久遂成紫金

失又變藥末為圓劑以授大明大明謝曰身居貧藹
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竒之復探瓢取道
服還之曰聊試君爾題詩椽間曰楊君真確士孝行
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往逡巡藥頑石遺子為
饋餉子既不我受梧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
爽會當首鼠記青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
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既而墨色煥發字
體飛動皆疑其仙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聞于縣縣令
李能白郡守諸朝明季詔賜帛十疋長吏歲時存問
事具起居注

妙心行者

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無父兄弟姪獨母存患瘋疾累季不能步履不日餽粥飯受本寺差監作確坊嘗用紙糊一球實以紙錢一夕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瘋疾聞世人取肝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望三界神明賜祐妙心今貯火毬內若使紙錢成灰而外毬不損當即償答已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置顛門右手執木椎擊之應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自知忽有神人呼之曰汝適所禱為何事而乃不起和始覺少甦捫其頂則髓已出如

鴨大殊不痛楚謾覆以刀鎗藥確坊去家五里急走歸母云吾兒將何藥來吾已聞馨香矣對曰晚昨遇道人與我此藥令煮粥和服粥成一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行比下牀若初無疾者母子俱喜妙心還確坊掌事者欲糾其夜出不敢隱乃以實告監寺僧從驗之不誣具白長老達于州時王與道師心尚書作牧賜錢五十千絹二十疋以為孝養之勸士夫多作詩贊詠時紹興三十年九月也

龔明之孝感

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為孤鞠于祖母李氏李嘗語
之曰吾年三十歲時得寒疾困卧三日夢綠袍判官
告曰與吾七十七豈吾壽數至此邪熙寧中李行年
適滿所夢之數遂病病已革龔愁窘不聊生中夕炷
香于頂者七泣禱上帝願減已壽五年以延李命香
未盡聞腦中有爆裂聲不為動哀懇益切明日李病
尋愈壽至八十三而終龔游舉場蹭蹬僅領鄉舉晚
以特恩殿試策名前列時已八十二歲法不應任官
吳人在朝者列其行義合詞薦之得監南岳廟淳熙
五年丐致仕鄉人與趙再思左史以下二十人又為

請于朝覲增秩參知政事錢師魏謂其無例以為難
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敷陳必能動上聽錢問其故
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動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
主因言其故錢悚然敬聽果得旨廷宣教即賜服緋
又四年乃卒

詹惠明

婺源小民詹直紹興九年因醉毆殺隣人妻姚氏法
當死其子惠明時不在家既知乃詣里正及縣乞以
身代不聽獄既具持牒訴郡言無以報罔極之恩幸
有兩第可以養母乞代父受極刑齧指出血詞甚哀

切太守曾天游侍郎告以無此法哭拜不止凡五訴
不見省方盛夏坐府門外以火艾灼頂至數十曾公
適禱雨外歸見之測然使以狀來白無為自苦明日
立廷下曾閱狀未竟忽割左耳擲廳事洒血淋漓一
府大驚曾為草奏而繫之獄以埃報父見而罵曰我
季已老殺人償命自是本分汝有妻子何得如是及
報下詔減父罪一等而釋惠明斷勅之至官吏欲驗
誠偽給以得請擁之入市惠明色無悔怖呼曰養子
待老積穀防饑代父償命留名萬世至市曹始宣恩
旨人感嘆其孝談時年二十有二曾又案具赦文以

孝子順孫事狀上為丐錫鄉社美名仍乞量加恩賜
於是改所居曰嘉福里曰孝悌賜錢三萬帛二疋米
二斛後父母相繼卒既葬棄妻子出遊專以修治橋
道為務至今猶存

李五郎

衢州李五郎雖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勤祖
母病薦割股肉以療家貲稍腴尤喜賑恤貧乏閩士
張師中赴省試過衢時盛寒欲雪竚立其門李適見
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具以告且言一僕負擔行
遲故候之于此及僕至日已晡李因留宿具酒饌明

旦雪大作又留一夕仍遣健僕送至嚴陵灘張感德無已春闈不利鄉人薦為大理吳少卿宜之家館賓方兩月衢州逮送克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在列張密使詢其由云為盜有求不愜誣為窩停主訴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卿詣書院張即白之曰頃客三衢邦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贍何由作賊當有以詳讞之吳瞿然躬至獄戶閱實知非惡徒立釋遣之李未及里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罹疾張為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其妻夢人告之曰五郎有大難初能行孝以活祖母上帝錄其孝誠特令張

吉甫師中做此一段果報苟不如是當死於獄六人益証李生為長者云柴椿年教授說

謝小吏

南城縣小吏謝某事父甚孝父年老須酒肉吏家貧度一日資用可了則致養不少乏稍有餘即益市佳饌以進亦不敢過舉以貽親憂凡二十季間始終一致父且死持其手泣曰爾竭力孝我神天實鑒臨之我無以報死後願為爾子時婦方妊臨蓐夢翁入房寤而生子狀貌宛肖翁甫數歲家每祀先兒輒據父位飲啗自如既長事親之孝一如其父

章惠仲告虎

成都人章惠仲與其妹壻丘生紹興二十六年以四
川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焉
章僅得免既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得家書
却其病章茹哀在道無程而西跨羸馬倩一川兵挈
囊以隨過萬州日薄暮猶行不已遂墮崖下去岸十
許丈遍體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奮而前啣其髻且
欲食章窘怖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
八十矣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壻死于水今年弟
死于家獨吾一身存將且微祿充養今汝食我亦命

也無足惜奈吾老母何虎聞其言釋髻垂首若傾聽
狀語畢即舍去盤旋其旁若有所捍禦夜過半章痛
稍定睡石上夢人告曰天欲曉可行矣覺而天明攀
危木寸步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告勅
固在但囊橐為兵携去章赴官秩滿而母亡未幾章
亦卒乃知一念起孝脫於死地專為母故異類猶知
義如此與夫落陷窞不能引手舉乃擠而下之石者
遠矣可以人而不如虎乎

孝婦類

鹽官孝婦

清江雜錄 卷二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鹽官縣雷震先雷數日上管
場亭戶顧德謙妻張氏夢神人以宿生事責之曰明
當死雷斧下竟而大恐流涕悲噎姑問之不以實對
姑怒曰以我嘗貸汝某事未償邪何至是張始言之
姑殊不信明日暴風天陡黑張知必死易服出屋外
棄下竚立默自念震死既不可逃柰姑老驚怖何俄
雷電晦冥中有人呼張氏曰汝實當死適一念起孝
天救汝汝其益為善以此語世人也

營道孝婦

道州營道縣村婦養姑孝謹姑寡居二十年因食婦

所進肉而死隣人有小憾訴其置毒縣牒尉薛大圭
往驗婦不能措一詞情志悲痛願即死薛疑之反復
扣質婦曰尋常得魚肉必寘厨中柱穴間貴其高燥
且近如此者歷年歲已多今不知何以致斯變薛趨
詣其居視柱有蠹朽處命劈視之有蜈蚣無數結畜
其中愀然曰害人者此也具以告縣事得釋予記小
說中似亦有一事相類者薛字禹圭河中人予嘗為
銘其墓

向氏家廟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騫妻周氏賢婦人也初歸向

子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於家廟行定省禮如事生
未嘗一日廢歲時伏臘於烹飪洗滌必躬必親政和
間隨夫居開封里第得疾於夢中了見五六人若世
間神廟所繪塑鬼物內一人取所佩篋櫝出紙小幅
滿書其上字不可識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取
案上湯飲諭周曰服此即安周服之不疑既覺即若
咽中噎塞飲食不下疾勢甚殆周自念此非鑿所能
瘳世間禳禳之事又素所不信但默禱家廟求祐
數日後因服藥大吐始能進粥且肉食既有間夢仙
官乘羽蓋冉冉從空下儀從甚都升堂坐取前五六

鬼捶撲于廷如鞠問狀諸鬼取醫所治藥與所餘滌
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唯此爾內一鬼乃書紙作
丸者獨戰怖悚懼於唾壺中探出丸書展之復成小
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仙官坐間命行文書械諸鬼
付獄徐整駕而去周渙然寤即履地復常後享壽七
十仙官蓋家廟神也

豐城孝婦

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
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其夫密
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

清平山堂本朝野史卷二
兒先渡汝可繼來母已老病難行徒累人但置之於
此渠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去妻
愍姑老不忍棄掖之以行陷於泥淖因取履有石碍
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
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誥
便當還家何用他去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
見兒戲沙上問父所在曰恰到此被一黃黑斑牛啣
去林中矣遂奔林間訪視為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
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是蓋籃叔成為臨安
守寓客黃彪彪之父自豐城來得之被溪旁民纒數

月間事也

蕪湖孝女

蕪湖詹氏女姿貌甚美母早亾父老而貧以六經教
授鄉里稱為詹先生女與兄事之慎謹間售女工以
取給手抄烈女傳每暮夜必熟讀數四而後寢雖大
寒暑不廢淮寇一窠蜂張遇自池陽來犯縣縣人皆
竄其父泣謂女曰吾老矣死固無恨柰爾何女曰我
父獨何憂我計久已決今日豈得父子俱生邪頃之
賊至欲殺其父兄刃將下女趨而前拜曰吾父貧且
老殺之何為觀將軍意不在金帛妾雖醜陋願奉巾

櫛以贖父兄之命不然將併命於此無益也賊即舍
之父兄皆得脫女靡令急去曰無相念善自保我得
為將軍妻無憾矣遂隨賊行數里過東市橋即躍入
水而死賊嘆愕不已女時年十七後數日其從兄夜
夢女來別曰幸活吾父兄吾已死故與兄訣既旦兄
慘慘不懌妻恠問之具以夢告大驚曰我亦夢小姑
來如平生亟相別去明日始知其果死周少隱曰女
子以柔靜之姿當白刃在前於倉卒危殆之際乃能
雍容說賊以活其父兄又能歸潔其身以死其節可
謂全德矣其鄉人謂此女平日好讀烈女傳胸中包

括古今故能作此大丈夫事切謂不然蓋其天資之
美非學而能今世士大夫口誦聖賢之言委身從賊
徼倖以偷生者不可勝數曾一女子之不若故備錄
之異日用補國史也

都昌吳孝婦

都昌婦吳氏為王乙妻無子寡居而事姑盡孝姑老
且病目憐吳孤貧欲為招壻接脚因以為義兒吳泣
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供奉勿為此說姑知其
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隣紡緝澣濯縫補炊爨掃
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為薪米費或得肉

饌即包藏持歸賦性質實不與人妄交一言雖他人財物紛雜在前不舉目一視其所取唯稱其直故鄉人交相邀喚是以婦姑介處畧無饑寒之患嘗炊饋有外人相呼與語姑恐飯過熟將取置盆中以目不能見誤置桶內其中甚垢汚不潔吳還視之不發亟於隣家借飯饋姑而取所汚飯洗滌蒸熟食之一日正晝里人皆見祥雲五色從空下吳氏躡之而升冉冉際天驚報其姑姑曰莫胡說恰纔與人舂米回家方倦卧在床爾諦視之衆詣房前窺之果熟睡未寤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二青衣童

駕雲而來執符牒牽我衣言天帝有召令我步空直抵大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曰汝一下愚村婦乃能誠事老姑勤苦盡力實為可重賜酒一盃馨香徹鼻又與錢一貫曰將歸供贍自今不須傭作拜謝而返二童仍前送歸恍忽而醒果有千錢在床滿房香氣始悟衆所覩者乃神遊爾自是傭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留姑用用盡復生一千綿綿不匱姑雙目尋亦再明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二

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甲集

孝子門

不孝子類

雷擊王四

臨川後溪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官每為族人勸止軋道六年六月又毆父父不勝怒走詣縣自陳王四持錢二百文遮道與父曰以是為投狀費蓋言其無能為不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驟作趨避旁舍雨止聞其子已震死往視之二百錢在其脇下皮肉間血肉相連結父探懷中所與已無矣

清江先生文集卷之二

甲集

褚大震死

湖州去城三十里地名毗村有舟師褚大克悞不孝鄉里惡之毋嘗憶水中坐視不救有他人援之反加詬罵而毆之淳熙元年七月棹船載客出南門方離岸一人追呼附舟褚利其直載與俱至釣臺下其人忽言曰我乃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擊汝褚殊不懼猶應之曰便是天神也還錢乃可去語纔訖震雷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於烏程尉木昂來驗其事

不孝震死

翻陽孝誠鄉民王三十者初其父母自置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而又貨之別易以楸板及母亡又欲留楸板自用但市松棺斂母既葬旬日為雷擊死側值其尸或走報厥子子亟往哭且扶尸卧地日正中震雷忽起挈往於他處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復倒植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劉棺一竅表一竹而掩之始寧

要二逆報

姑蘇村民要二以漁為計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在乳民母抱之老人手弱誤墮地死焉母畏

子之暴不能為計民知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父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可同往母不敢違襍被登舟行數里至無人處停棹持斧立于母前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而殺之便當償命母知不免急引被蔽面曰聽汝所為民奮斧斫將及母母知必死矣父乃寂然起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云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偏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言其事原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還家也民之後遂絕

梁小二

解州安邑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魯至小二獨很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比虜皇統中河東飢荒疫癘尤甚流民滿路梁挾母與妻并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凌兢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與之梁見甚怒詐令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推母仆地曳入道側掬泥土塞其喉而去稍進見妻妻嫻安在曰老人步遲但先投大家丐晚食以須其到可也父而杳然妻疑夫害之乃還訪見尸

已僵搏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縣纔及途風雨暴作霍暄不辯人迅雷震耀電光飛焰鬼神雜遝衆駭散不暇顧梁所之火選開霽見梁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灼爛唯腦骨僅全儼成骷髏肢體如故眼目無光不能視別人物飲食語言無妨常言曰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祭之然後敢食官愍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尚存

温大賣木

乾道九年贛州瑞金縣市橋壞邑宰孫紹發錢授狗脚寨巡檢瞿珪買木繕治縣民温大家有杉木其巨

者一本圍五尺前一年其母伐以為終身之用未暇鋸剗也子無狀不與母議徑詣里正胡璋劉宗伯售之得錢萬三千悉掩為己資母悲泣曰吾年八十五旦暮入地矣百物無用送死者唯此木爾汝為我子何以見奪邪瞿珪遣軍校張有部夫役往取方欲牽挽其木自滾下山折斷其末丈許不堪駕橋矣見者嗟異四月初温方下田蔣稻風雨大作雷擊仆地其身目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熨烟色鬱鬱左畔半體如故今母子俱存

陳十四

清平山堂

卷之三

四

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不孝嘗因與隣忿爭
與妻密謀牽母使出閨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捽拽
顛仆而死遂告縣誣為隣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証為
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隆六年也後
三年陳妻渡溪視女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
溪旁用長藤入水牽母尸挽而登岍人勸以眉歸不
肯聽復雷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陳曾惡子

南城鄉民陳廿三悖逆其父父不能堪每賫楮鏹於
神祠云不孝之子願遭蛇傷虎咬也如是累年父沒

惡子因入山伐木為虎所食家人尋得負尸而還及
夜舉家悲哭聞鬼聲自山而下初如咳噎不快聲已
復為羊鳴又變他獸聲絕可怖家人戰悚其嫂叱乃
稍引去連日擾擾不已乃急葬之而徙居焉時淳熙
元年二月也族黨皆恨其父不及見焉○又同鄉曾
賤狗不孝於母嘗具食麓非母詈之曾怒叱云晚當
食汝以糞母泣而呼天須臾雷電陡作拽其子擊死
于田中

葉德孚

建安葉德孚幼喪二親賴祖鞠養竭力治生撫以成

人常語之曰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求宗女為汝妻建
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為寇所陷時葉年二
十一歲祖母七十矣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
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先出城戒曰急回挾我出汝
若棄我死必懇於地下葉果不復回祖母遂死寇手
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資買田販茶生理日富
紹興八年假手獲鄉薦結昏宗室得將仕郎明年參
選以七月二日謁蜀人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不讀
書不得再詢前程候過二十二日立秋後再相訪
當為尹細說葉大怒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之去

後至十六日葉得疾即嘔血方以為憂有鄉僧來貨
茶與之同庚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此月初曾看此
命但過不得立秋此日不死吾不談命矣僧歸不敢
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
歸鄉勿凌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
殛之客死非不幸也韓之術一何神哉

杜三不孝

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賣之夏月則貨
蚊藥以自給與母及一弟同居弟傭作餅肆唯兄以
兩飯養母然常酗酒小不如意遂詈其母或加箠焉

鄰曲無不憤惋導其母使訟未及也一日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取篋中致藥內所用砒霜硫黃一掬服之走入市從人覓水飲市人以為醉狂不知其藥發也頃刻而死不孝之報歟

○ 陳婆家狗

淳熙十四年三月江州人趙二出市過南門之外陳婆家一狗前迎搖尾拜跪趙驚曰我尋常不曾到此你自不識面因何如此作怪狗忽作人語曰我是趙二即密友要知得時乃市上茶店小五郎者也不合生前時時毀罵親母老狗以此受罰墮畜生道所以自明其事奉勸世人以為戒爾趙嗟嘆欲再與一言咆哮去矣

○ 濰州豬

宣和六年強休甫知濰州日屠者猪皮一片來呈上有六字如指大云三世不孝父母朱書楮然表裡相透郡中傳觀之屠者即日改業宗子趙不設甫為儻曹親及見之

○ 長溪民

福州長溪民為養壻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已蓐

食先出婦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羹以別民還
至門聞母未去急藏魚于舍後乃歸大言曰今日風
惡不獲一鱗毋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
魚既多且大平日不曾獲此汝何苦媼和妻往視
籃中皆蛇也驚走報民不信自往觀果見群蛇蟠結
一最大者昂首出咋民喉而死蛇皆不見

吳二九

紹熙二年春金浮民吳二九將種稻從其母假所着
皂綈袍曰明日挿秧要典錢雇人作工食費母曰我
怕春寒且明日未即雇人汝妻有餘襖何不取之吳

恚而出其家有菜十餘株婦姑中分之矣姑誤採婦
葉婦告吳吳即入母房牽之出曰不借我襖又採我
菜莫在此住去別處討飯啣便持斧斫其床并薦席
皆碎之時已迫夕母詣隣家留一宿隣人曰你兒性
惡留爾必遭亮開拒不納母出立簷下彷徨往來且
坐且立至五更遙告虛空願早天明俄聞鷄唱時方
陰晦忽開霽吳與三農夫同下田母還家見床榻皆
毀大罵其婦曰昨以葉葉之故被丈夫打罵一夜婆
且去日正午片雲起於山頂須臾烟霧頓黑吳與三
人皆避山下驚雷掣電有頃倏晴

三農夫問獨失吳生

尋之乃倒埋稻田入地二尺牢不可出走報其妻急請僧誦經懺謝至晚始可出體黑如炭矣

不孝婦類

謝七嫂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嫂不老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稭稻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夫與婦偕出獨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不曾飽安得濟爾僧指盆中稭稻飯曰以此施我姑握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婦來必遭罵辱僧堅求終不敢與俄而婦歸僧就求飯婦大怒

此錢之僧哀求愈切婦唾曰脫爾袈裟來換僧即脫授之婦反復玩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其袈裟變成牛皮牢不可脫胸間遂生毛一片漸而遍體頭目稍成牛夫走報婦父母至則儼然牛矣今不知存亡右四事得之王日嚴

李氏虎首

乾道五年八月衡湘寓客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為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言兒女拊手但含淚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畧不視與生

肉乃攫而食六七日後稍擗在房兒女欲啖之自是人莫敢近趙畀入空室扃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以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為人無狀衆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且至盍為焚香告天使得自死亦一善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疏筵李方絕命生時凶戾很妬不孝翁姑暴其鄉鄰趙生不敢諫至是無憐之者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養姑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病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鬪管及

隨死轉呻吟聲達隣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延至期年不死日智說

袁娼馮妍

袁州娼馮妍年十四姿貌出流輩且善歌舞謝氏女也其母陳牒云賣此女時方五歲立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免使良家終身墮於風塵郡守張定叟呼妍問曰汝離家時尚幼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媪至前視之搖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免勘逐出謝卸恨涕泣而去研還馮居方入門忽迷不知路娼母詢其故曰眼

前冥冥漠漠如人手遮我眼更不能見既至房前便
覺內瘳告于郡以疾求假張不之信因會冥命呈藝
蒙然如痴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
歸從中道去妍迂枉信足遂墮階下始驗其真疾聽
終藉竟失明孫鼎臣為判官嘗見之眸子宛然而其
盲自若也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甲集

節義門

義夫節婦類

義夫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叛卒楊勅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
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棄尸道
旁賊退人為之收瘞之尸所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
則乾晴則濕往來者咸嘆異焉或削去之隨即復見
覆以他土其跡愈明至今猶存又有順昌軍校范旺
當范汝為亂時邑中群盜余勝等亦竊發土軍陳望

素喜禱欲舉寨應之叱眾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取為虐豈不慚負天地之靈忿其語亟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勇聞賊詐稱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妻馬氏聞夫子皆死哭于道賊脇汚之不從磔于木節解之後數月賊平旺死處碑上隱隱見尸跡不少翳人相與捐其碑聚而祠之已又裔其像于城隍廟中紹興六年建安吳達通判州事以其事聞詔贈承信郎許立廟順旨丞蘇灝董役夢旺具箴笏通謁謝董督之意且曰初被害時為兒徒易去左目引蘓視之又別有一旺僵尸在地者短

白指廟之東南隅曰遺跡猶在是已寓意於邑矣幸公念之蘓明日入廟中問旺死時狀皆曰然莫有知其刻目者其東南隅則碑祠故處也於是訪得五磚納諸廟縣令黃亮聞之以語妻蔡氏蔡驚曰昨夕夢紫衣人謁君子庭君揖之升廳及階遜謝而去其姓名則范旺也豈丞所謂寓意乎旺一卒耳以忠死婦人以節死沒而不朽豈不信云

譚氏節操

英州真陽縣曲江村人吳琪畧知書其妻譚氏紹興五年閏二月本邑觀音山盜起攻剽村落琪竄去譚

氏與其女被執并隣婦女數人偕行譚在衆中頗潔
益欲妻之詎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為虜
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強之不已至於捶擊極口
肆罵竟斃於毒手後盜平隣婦同執者皆還曰使吳
秀才妻不罵賊今日亦歸矣因備言死狀吳生始知
之聞者高其節予嘗為之傳云

程烈女

方臘作亂轉寇新安歙人程叔清避地城南一女年
十七父母計曰吾家居此不幸則死女奉色方盛萬
一辱於賊何顏復見宗黨乃呼語之曰吾州以淫為

諱汝良家子也足不及門外倘為兵刃所劫奈何女
曰兒豈賊者脫有不可唯死而已因取衣裳試為見
執拒賊之狀父母喜曰能如是真吾女也明日賊至
逃散山中女適遇賊被執賊曰持爾歸聖公何憂不
富貴女罵曰汝狗輩欺天害人獸類不若何聖公也
賊脇以白刃曰不從則殺爾女愈罵賊怒先斷其髻
知不可屈碎其尸而去時有兩童匿其旁大石下備
見始末歸與其家言之遂收葬山下羅頌端視為作
傳云

喬郭兩賢

清江先生集卷四
紹興初喬貴妃弟某官于袁州有郭主簿者居是邦亦汴人也喬以鄉里之故憐其羈窮拉居官舍旁解衣推食待之若兄弟凡歲餘喬秩滿還臨安將行盡所餘俸米二百三十斛錢四百千與之又治確坊於開元寺日可得千錢之入併付郭生其所居近尼寺得屋十許間白於郡守亦留為寓舍郭因其資復葺理後一年於廳事側發土獲一缶藏金銀數百兩郭仍封閉之遣一价往報喬曰土中所窖當是公家物煩遣親信來取之喬報曰向者安得有閑錢可瘞又忘而不取哉此殆天以賜君者何為不受郭於是焚

香拜賜遂為富室宜春人至今以兩賢為美談

晁安宅妻

鄧州大族晁氏相傳自漢以來居南陽劉先主嘗從貸錢數萬緡諸葛孔明保券猶存其家建炎二年鄧州殘于胡兵或俘或死晁氏男女數百口皆囚以北至邠州青嵐山為紅巾邵伯邀擊盡棄所掠而去晁安宅之妻某氏并其女及某乳母皆為邵黨王生所獲張丞相宣撫陝蜀邵舉軍來降王生為右軍小將與晁婦同至閬中間有靈顯王廟婦與乳嫗以月二日往焚香嫗視道上一丐者病日以紙蔽面形容

其悍諦視之告婦曰道上丐者絕類吾十一郎詢其
鄉曲果安宅也婦色不動令姬持金釵與之約十六
日復會且戒毋易服及期相見又與金二兩曰以其
半詣宣撫司投牒其半買舟置某所以待我安宅既
通訴宣撫下軍吏逮王生會王出獵婦携已所有值
數千緡與姬及女赴安宅舟順流而下王生家貲鉅
萬一無所取王晚歸不見其妻而追牒又至觀室中
之藏皆在喟然曰素聞其為是家婦今往從其夫理
之常也了不介意是氏夫婦離而復合如初婦人不
忘故夫於丐中求之古烈女可也惜逆其姓氏王雖

可編入離而復合類
也

武夫蓋知義理可喜者○是婦亂離失節委身從人
苟不遇其夫於道上則終身忘之矣何耶於節稱之
古烈女亦過矣王生素聞其為是氏婦不能訪其夫
而還之乃納為室被其逃去又有牒追其事不失家
貫聊為自解之辭不得已耳亦何足取而謂之知義
理又過矣予謂此段事本無足取其離而復合只是
一段因緣如樂昌破鏡之類也

淮陰張妻

楚人張生居淮陰磨盤之灣家啓酒肆頗為贍足紹
興辛巳冬虜騎南下淮人率奔京口張素病足不能

行泊駐揚州已而完顏亮至張妻卓氏為夷酋所掠
即與之昵卓告曰我夫在城中蓄銀五錠必落他手
不若同往取之酋喜借詣張處逼奪之張戟手恨罵
酋喜以為悅已凡是行擄獲金帛悉以委之相托如
真夫婦俄而亮死軍還卓痛飲酒酒醉卧之投利刃
斷其喉席卷財物鞭馬訪張張話前事責數欲行決
絕卓出所携付之曰當時不設此計渠必不肯信我
今日之獲乃張本於逼也於是聞者交稱焉磨盤在
縣北據淮泗之衝形如磨之圓轉因是得名漢韓信
故墟也代生英豪雖婦人女子亦多剛勁立節○又

徐仲車集亦載淮陰一婦之夫隕命盜手而婦弗知
盜為媒納幣聘為室居三年生二子因同舟過夫死
處盜以婦相從之久又有子必不為恨乃笑指而語
之故婦愕然遂投牒保伍告其事擒盜赴官大慟語
曰妾少年為良人婦為盜所殺使妾早聞之誓不與
俱生兩種皆賊種不可留於人世俱擲諸洪波後盜
伏辜婦亦自沉而死此二女者志義相望於百年之
間可嘉也已

董漢州孫婦

董賓卿字仲臣饒之德興人娶于同縣祝氏紹興中

為漢州守卒於官家不能歸暫寓蜀其長子元廣亦
娶于祝既服除調房州竹山令妻生三女而死元廣
再娶一武人室秩滿挈家東下與蜀客呂使君不欲
名方舟偕行日久往來相與如骨肉繼室微有姿色
性復浮蕩元廣到臨安亦死呂陽示高義携其孀西
還遂據以為外婦蓄之郫縣而三女莫知其亡矣祝
次騫以兩世宗姻之故痛惻于心屢囑鄉人制帥王
恭簡公詢訪之杳無消息乾道初祝知嘉州就除利
路運使正與呂為代惡其人不俟合符先期解印去
歲在丙戌其子震亨東老攝四川總屬受檄來成都

道經綿州吳侯仲廣待制為綿守開宴延之倡優皆
集中一妓傍楹而立姿態恬雅不類流輩東老注目
詢隊魁曰彼何姓名曰官人喜之邪曰非也吾見其
不類爾曹故問之魁曰是薛倩也未暇應吳適舉盃
勸飲又令隊魁更勸魁笑曰若欲總幹滿飲非薛倩
不可吳亦解頰曰素識其人乎曰吾未嘗至大府安
得相識但見標格如野鶴在鷄群似非個中人所以
叩諸其長耳固無他也吳即令侍席因密諭之曰汝
不是風塵中人何緣在此始猶含羞不語久之乃言
我本良家兒女父祖皆仕宦不幸失身辱境想是前

生業債今世償之夫復何說東老矍然感動曰汝祖
汝父非漢州守竹山今乎倩驚泣曰官人何以知之
東老曰汝母姓祝乎我姑也吾聞汝母子流落尋訪
累年未嘗少置懷抱不想邂逅于此又歷詢所由乃
知為繼母鬻於薛媪得錢七十千今在籍歲餘矣語
竟各憶淚一座傾駭爭致問東老曰其話甚長不可
立談而盡他日當細言之酒罷歸館翌日倩偕其母
來吳守亦至因備述本末丐為除籍吳曰此易事耳
當如何曰正有望於公其人於震亨為表妹必當嫁
之我此行凡所有餽餉為之資送費今且託之於令

人所吳笑曰天下義事豈應一人獨擅吾當以二十
萬錢助之東老遂往成都越一月後還合所得為五
十萬悉付倩吳喜曰已為擇一佳婿即嫁之矣婿史
姓失其名次年預鄉薦又物色其兄弟所在運使皆
賙以生理漢州之後賴以不絕去

劉元八郎

明州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買撲官酒坊他店從而
沽拍各隨多寡認其課歷年既久林負夏錢二千緡
取索不可得訴于州吏受賄轉其詞反以為夏欠林
先令幹者八人換易簿籍以為証地夏屈抑不獲伸

遭囚繫掠治因得疾郡有劉元八即者素倜儻尚氣
為之不平宣言於衆曰吾鄉有此等冤抑事夏主簿
陳理酒錢却困坐囹圄何用州縣為哉恨不使之執
我為証我自能暢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漫
聞其語懼彰泄為害推兩人饒口舌者隔手邀劉飲
於旗亭適論茲獄曰八即何以管他人閑事且挈酒
酒罷袖出官券二百于昇之曰知八即家貧聊以為
助劉忿罵曰爾輩起不義之心與不義獄今又以不
義之財污我我寧餓死不受爾餌也此段曲直虛實
必非陽間可了使陰間無官府則已若有之渠渠有

伸雪處呼問酒保今日所費若干曰為錢十八
曰三人共飲我當六百邊解衣贖錢付之已而夏病
昇出獄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我抱冤以死凡向來撲
按公帖與諸人負課契約可盡納棺中將力訴于地
下纔一月八人相繼暴亡又一月劉在家忽覺頭岑
岑顛眩謂妻曰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簿要我置
証勢必死矣然自料平生無他惡得復生可勿亟歛
以三日為期過期則一切由汝是日晚死越兩宿矍
然起曰比為兩個公吏遙行百里乃抵官府遇綠袍
官人從廊房中出視之則夏主簿也再三謝曰煩勞

清平山堂... 庚子... 甲集四卷... 一
八郎來此文書都明只要略証一言切莫憂惱續見
八人者共負一連枷長丈五六尺而鑽竅授首俄報
王至坐殿上吏引造廷下王曰復家事不須說但旗
亭飲酒一節要明白我乃供稱是兩人見招飲酒五
盃買羹三味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顧左右嘆
曰世人亦有此好人真是可重須議所以酬獎試驗
外壽算一吏走出須臾進曰合七十九歲王曰貧不
受錢豈可無賞與增壽一紀勅原追者引去看地獄
了亦既看大抵類人間牢獄皆本部城內及屬縣人
有荷枷者緝縛者訊荆杖者望見我來各各悲泣受

相... 姓名居止囑我逐世為報本家或云欠誰家錢
或云借誰家物或云賴人田產皆令妻兒骨肉方便
償還減我罪犯他或乞借錢物乞修功果我不忍注
目而退猶聞咨嗟嘆羨不已再到殿前王曰汝既見
了回生時一一說與世人教知有陰司我拜謝辭出
送吏需錢我拒不與詎曰兩三日伏事你如何略不
陳謝且與我十萬貫又拒之曰我自無飯喫那得閑
錢與你吏拉捽脫頂髻推我仆地於是逐甦摸其頭
已秃而一髻乃在枕畔濟南王夷縣尉時居四明親
見其說如此淳熙中劉年過八十而病王往省問甚

清平山堂... 卷之... 第十...
憂之劉曰縣尉不必慮吾未死後果無恙蓋屈指冥
王所增之數也凡九十一而卒至今為饒州理問王
司理說

陳俞治巫

陳俞字信仲臨川人豪俠好義自京師下第歸過謁
伯姊值其家病疫閉門待盡不許人來人亦無肯至
者俞欲入婦止之曰吾家不幸罹此大疫付之於命
無可奈何為甘心召禍俞不聽推戶徑前見門內所
奉神像香火甚肅乃巫者所設俞為姊言凡疫癘所
起本以蒸鬱熏染而得之安可復加閉塞不通內外

即取所携蘇合香丸十枚煎湯一大鍋先自飲一盃
然後請姊及一家長少各飲之以餘湯遍洒房壁撤
去巫具端坐以俟之巫入訝門開而具撤作色甚怒
俞奮身出掀髯瞪視叱之曰汝何物人敢至此此家
子弟皆幼病者滿屋汝以邪術銜惑使之彌旬弗愈
用意安在是直欲為盜爾顧僕縛之巫猶嘵嘵辯析
將致之官始引伏請罪俞釋其縛使自狀其過乞從
私受責於是鞭之三十盡焚其器具而逐之隣里駭
懾爭前非謂俞笑不答翌日姊一家脫然謂者乃服
又嘗適縣遇克人凌弱者氣蓋一市為之不平運拳

捶之死而遁會建炎初元大赦後累舉恩得縉雲主簿以卒終身不娶妻妾亦奇士也

義倡傳

義倡者長沙人也不知其姓氏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誅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洒可人意以為非唯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路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篇就視之曰

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樂府名家母慮數百若何獨愛此乎不惟愛之而又習之歌之若素愛秦學士者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妾僻陋在此彼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籍今至此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

清平山堂本朝野史卷四十一
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憚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張具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闕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匱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

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信雖處風塵中為人婉婉有氣節既與少游約因問謝客獨與媪處官府有召辭不獲然後往誓不以此身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自吾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吾惜以此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左右驚救已死矣湖南人至今傳之以為奇事京口人鍾將之常州校官

清平山堂一真聖志印集四卷
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既為作傳又系贊曰倡慕少
若之才而卒踐其口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
聞可謂義倡矣世之言倡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
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倡
者幾人哉倡雖處賤而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
里處親識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愧焉則
倡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余聞李
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倡之
事而嘆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復書長句於後曰
洞庭之南瀟湘浦佳人娟娟隔秋渚門前冠蓋化如

雲玉貌當年誰為主風流學士淮海英解作多情斷
腸句流傳往往過湖嶺未見誰知心已赴舉首却在
天一方直北中原數千里自憐容華能幾時相見河
清不可俟比來廷客古藤州渡湘獨吊長沙傳天涯
流落行路難暫解征鞍聊一顧橫波不作常人看避
迨乃慰平生慕蘭堂置酒羅饅珍明燭燒膏為延佇
清歌宛轉遶梁塵博山空濛散烟霧雕床斗帳芙蓉
褥上有鴛鴦合懽被紅顏深夜承燕娛玉筭清晨奉
巾履匆匆不盡新知樂惟有此身為君許但說恩情
有重來何期不別歲將暮午枕孤眠魂夢驚來別

清平山堂 夷堅志 日集四卷 一四
如平生與君已別復何別此別無乃非吉徵萬里海
風掀雪浪竟招不歸竟長往効死君前君不知向來
宿約期無爽君不見二妃追舜號蒼梧恨染湘竹終
不枯無情湘水自東注至今斑筓盈江隅屈原九歌
豈不好煎膠續絃千古無我今試作義倡傳尚使風
期後來見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甲集

節義門

不義類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窳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
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
驗如神共叩焉曰李君即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
一舉官亦相似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
而弼窳如其言崇蹉跎九歲方獲解入京而相者尚
在崇來大呼曰何為至此崇話疇昔且言李翁二君

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陞朝官以上柰何作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文重宜速歸非久當死不必赴省試也又問幾子曰三人曰析絕矣崇不憚而退果下第歸未一年而死三子繼夫妻改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抑與人乎不然姑育之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育之兄須有以處也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兒出時當秋半閩中

家家詣江汲水滿數巨桶置庭內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之父收淚而已黃氏業微崇畏兒長必謀分析故無狀如此宜其隕身絕祀李弼至朝奉郎國子博士翁棗至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之術亦玄妙矣

吳任鈞

政和間學校方盛諸州士子全集泮宮出必冠帶餘干縣帽匠吳翁徙居饒城謂之吳紗帽日與諸生接觀其濟濟心慕焉教子任鈞使讀書鈞少而警拔於經學穎悟有得其比隣史老與吳翁相好雖為市賈

亦重儒術欲以女歸鈞結約既定鈞被貢入京因適
市遇道人戴碧綸巾着寬白沛裘衣貌甚偉持大扇
書善相字迎謂曰秀才勉旃行作官人矣鈞心喜之
自念如其言豈不能於京華貴家及鄉里富室擇佳
婚奉二親甘旨顧惓惓一民女哉但以父所約又畏
義弗能決他日復遇其人語之曰君得無有負心事
乎吾前相有變矣鈞抵言無之道人曰吾非能知人
心大抵觀人骨法神氣夢以陰德紋為先今已散漫
不復可觀前程豈有亨理語畢鈞歸館痛自悔責逮
夜捧香于庭下控首告天曰任鈞向起妄念宜受罪

四顧洗心改過幸得名成當走馬為史氏壻不渝誓
約九頓首謝過乃就寢經旬又見道人於眾中喜而
言曰君必登科無疑前者之色隱起不久變由此得
志矣從而叩其他不告而去是歲鈞果以貢士起家
仕至提舉江西常平史氏遂偕老鈞每為人言使知
一念之間不宜欺心者如此

陝西劉生

紹興初河南為偽齊所據樞密院遣使臣李忠往
間諜李本晉人氣豪好交結人多識之至京師遇舊
友田庠庠亡賴子也知其南來法當死捕之其所賫

清平山堂 夷志卷之五 身五卷 一三
甚重輒持之曰爾昔貸我錢三百貫可觀李忿怒曰
安有是吾寧死爾陝西人劉生者聞其事為李言極
知庠不義然君在此如落阱中柰何可校曲直身與
貨孰多且敗大事盍隨宜餌之李猶疑其為庠游說
然亦不得已與其半劉曰勿介意會當復歸君李佯
應幸甚庠得錢買物將如晉劉曰我亦欲往彼偕行
可乎即同行過河中府火憇河灘兩人各携一担僕
共坐沙上四顧無人劉問庠鄉里年甲具答之劉曰
然則汝乃中國民嘗食宋朝水土矣庠曰固然劉曰
我亦宋遺民不幸淪落偽土常恨無以自効朝廷每

遣人探事多採道聽塗說語不得其實有誠慙如
李三者吾輩當出力助成之柰何反挾持以取其資
庠諦曰是嘗負我劉曰吾素知此且詢訪備至甚得
其詳吾與爾無怨惡南方士夫謂我北人皆似汝敗
壞我忠義之風耳遂運斤殺之僕亦殺其僕各投尸
于河并其物復回京師盡以付李而告之故李欲奉
半以謝劉曰我豈殺人以規利者長揖而去李南還
說此而失劉之名為可惜也

英州太守

劉器之謫英州宰相章子厚必欲寘諸死地福唐人

林某以書生晚得官用縣尉捕盜賞格改秩入京往
謁章曰嶺外小郡於銓法注知縣資叙今英州見闕
計資可擬願得從堂除異為相公了公事章悟其意
答曰君能舉職當遂以轉運判官奉處林生甚喜無
程南去不兩月及境郡僚出迎劉公不携妻孥但從
一道人寓近郊五里山寺道人與孔目吏善是日垂
泣告劉曰適孔目密報新使舉措殊不佳未交印已
諭都監吏引軍圍寺約三更鳴鐘將加害命我速引
避我不忍也公必不免乞自為計不可坐待迫辱執
手大慟劉咄之曰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懼汝出家學

道見識乃爾劉好食鷄粥率以二更食然後睡至是
謂之曰吾當即就寢安神定志以俟之汝為吾作粥
俄頃鼻息栩栩然道人泣不止淚落粥中忽聞鐘聲
急撼劉覺鷄猶未熟強盪一器明燭作家書已而寂
無所聞遣視外間不見一人危坐待旦始知林生纔
到徑詣郡齋自謂得策趨上堂不覺蹠戶限仆地立
死鐘聲者乃無常所擊云宣和中吳傳朋見劉公於
宋都親聆其說云使此人遲半日死則必憶危計矣
言行錄所載不同

鼎州兵妻

紹興初湖湘多盜程平國待制守鼎州數年政猛
聞其治軍理民不拘法制令行禁止營兵周祐妻告
夫死無以自存乞改嫁程與之錢使歛死者而從其
請此婦已先與同營李平姦視祐如路人祐病不侍
粥藥病困氣未絕即委之而去後旬餘程奉詔赴闕
行之日祐適少愈自力扶杖來訴程使伏於屏命召
婦婦整容易服抱所乳嬰兒至程扣之曰汝前夫安
在曰亡矣曰曾葬否曰即日扶棺瘞之近郊矣程喜
笑呼祐出婦矍然低首無所措程問祐今以還汝欲
之乎對曰渠已相背負復歸無益不願也程顧軍吏

斬其首上馬而馳婦尸在地嬰兒猶食其乳不輟少
頃祐亦死蓋此婦當誅故委曲如是使周祐先半日
死則婦倖免矣程之子禧說

何隆拾券

饒州市老何隆軋道二年在兵籍嘗行至茶邸見卓
有官券一沓不知其數略無守者乃取之持歸寘
一石候來訪者將審實以還自午至暮悄然隆只
出街忘與之言正逢人執券博錢心疑
如初為之終夕不敢寐明日遇市
在提刑衙交領官會子三百道統

子白

言由

放何處今愁惱欲投死妹夫老等
遂詣包氏見其夫婦相對鬻感問其
合隆引包往張山人鋪占卜已而言汝
下夏心此物恰是我收得拉還舍悉以授之三百
道一無所欠包拜謝願分獻之隆辭不納久之得病
從其貸錢三百文包弗與鄱陽人共嘆隆獲無望之
財捨而不取為可嘉包負恩不義雖已罹黥配未必
保厥終也隆今八十餘歲矣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終

